

家庭珍藏本

爸爸妈妈、小朋友们读的优秀书

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

颜·炯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内容描写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个小战士的战斗故事和成长过程。

书中的主人公小马倌姓江，爸爸叫鬼子抓走，妈妈也被踢死。小江当了小长工，给地主放马牧羊，成天在山里跑，磨练出了一身胆量和打野物的本领。后来，小江不堪地主虐待，逃了出来，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终于参加了抗日联军。

小江的机智勇敢，深受战士们喜爱，特别是他打野物的本领，为部队给养解决了不少问题，大家亲热地叫他“江付官”。“江付官”和同志们一起活跃在雪山密林间，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但他那未经改造的野性子，又与部队的纪律格格不入。以后经过部队同志和“大皮靴”叔叔的培养教育，以及战斗生活的锻炼，小江逐渐成为优秀的抗联小战士。

书中生动地刻画了小江这一少年英雄的形象，值得小读者们学习，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抗日联军的艰苦奋斗。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

英雄少年们是在老一代革命家带领下成长的。老一代革命家象园丁爱护幼苗一样，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把开创新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身上。他们鼓励少年儿童团结起来，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量。于是，在大革命时期，成立了劳动童子团，团员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成立了少年先锋队 and 共产主义儿童团，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保卫人民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儿童团、学生会，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同时，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在人民军队里、在大后方还有少年铁血队、地下少先队、报童近卫军、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

在革命洪流里，少年儿童步伐豪迈，歌声嘹亮。他们跟随父兄，怀着美好的理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

血牺牲，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忘我地参加战斗。

千千万万个孩子在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他们在漫长的道路上，有的为人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小模范；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光荣事迹，将世世代代为人民传颂，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也将为一代一代少年儿童传颂。

《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就是为了记载这些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这也是一套记载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光荣历史的大型重点丛书。

这套丛书里，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有故事，也有长篇回忆录，将在若干年内陆续编辑出版。由于编辑能力有限，水平不高，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

——

我们的小马倌，姓江，生长在东北农村，是雇农的儿子。他祖祖辈辈受大地主的残酷剥削，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都不说，到了他爸爸妈妈那一辈，地主的剥削更残酷了，都说：扛活儿的“吃的是猪狗饭，受的是牛马苦”，其实呀，地主家的猪狗比扛活儿的吃的好得多，地主家的牛马比扛活儿的享福得多啊！猪狗还能吃得着粮食，牛马病了，地主还着急地请兽医来给治；可是，扛活的呢？一年到头，吃糠咽菜，累病了甭说地主给治，跟他支几个工钱自己去买点药都不行呀！

可是，就是这样的苦日子，也过不长！

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抓“劳工”。地主、狗腿子、汉奸们一核计，就把江大爷送去当“劳工”了。

江大娘哭着叫着，死拉住不放，一个日本鬼子骂了声“八格牙路！”一脚就把江大娘踢出去老远。

地主哈哈地笑着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们说：“哭什么呀？上鹤立岗背煤，给你们挣金子回来，那还不好呀！”

鬼子汉奸们连打带骂，赶着那些“劳工”们出发了。

我们的小马倌，那时候才只有八岁，他也哭着喊着不叫鬼子把爸爸拉走。可是，他的哭叫，又顶什么用呢？……他一直跟着

爸爸出了村。

爸爸说：“好孩子！别哭！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告诉她别难受！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

直看着鬼子们押着爸爸走得没影了，他才回到村子里来。可是，一走进自己的小马架，他就怔住了！

在又低又暗的小马架里，妈妈躺在炕上，刘大婶坐在旁边，低着头直擦眼泪。

他一下子就扑了过去，爬到妈妈身上，急叫着：“妈妈！妈妈！”

大婶说：“妈妈叫鬼子给踢坏了！”

“妈妈：妈妈 ……”

妈妈慢慢睁开了眼睛，拉住了他的手，看着他，半天，半天，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好孩子！报仇 ……”眼睛闭上了，从此再也没有睁开。

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身上，他想着爸爸，想着妈妈，嘴里翻来复去地说着这两个字：“报仇！报仇！报仇 ……”

……

为了小马倌的名字，以前这两位老人商量过不只一回，爸爸说：“一定给孩子起个大富大贵的学名，穷死累死也得供孩子念书，将来得个一官半职，也给老江家改换改换门庭啊！”妈妈说：“得起个大吉大庆的学名；不求中状元作大官光宗耀祖，但求吃口舒心饭，不讨这个眼下食啊！”可是，爸爸妈妈还没来得及把这个“学名”商量好啊！就……

我们的小马倌，就是这样，连个“学名”都没有，村子里，大人小孩就都管他叫“小江”。

比豺狼还狠的地主，连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还要在小江

的身上榨油哩！

地主把小江叫去，拿着厚厚的一本帐簿，指着一个地方向小江说：“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父债子还，拿来吧！”

小江不认识字，可是，他光知道地主欠爸爸的工钱，多会也没听爸爸说过欠地主的钱呀！就摇摇头说：“我没钱！”

地主说：“那你就以身抵债，到我家当长工来吧！”

八岁的小江，刚识数，刚能数过来猪的数目，赶出多少头猪，能如数赶回来，就当上了“猪倌”——给地主家放猪去了；刚能记路，钻进了那九道岭十道弯的山林里刚能对付着回来，又当上了“羊倌”——爬山越岭地给地主家放羊去了；他长得刚高过地主家那匹大洋马的肚子，就又当上了“马倌”——满山遍野地跑着给地主家放马去了！

长白山上的雪，长年也没有个化；小江那件丝挂丝缕挂缕的衣裳，长年也没有离过他的身；他那个小肚子呀，长年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有时候，村子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也想帮帮他的忙，给他点什么。可是，那时候，村子里的好心人也都是穷人呀！自己一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哩，哪儿还给得了别人什么呢？我们的小江——这个没爹没妈的八岁小娃娃，能够活下去，主要就是靠“山”。



能咬得动的，生着吃；能煮得烂的，煮熟了吃——山里能吃的东西，小江差不多都尝遍了。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什么季节能有什么吃的，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不但吃树上长的，地里结的，他还能吃山上跑的哩！

他能拿木棒子打野兔，拿马尾儿套山鸡，他能从洞里掏黄皮子的小崽儿，到后来，他还学会了拿烟熏刺儿猪哩！

吃活物可比吃死物难多了，小江这些个本事，学得可是真不易啊！

有一天，小江又在山上放羊，羊满山跑着找草吃，他也满山跑着找野物吃。跑着、找着，又遇见狼了。在山里遇见狼，可不是一回了，每回他都是大声吼着，敲打着，有进山打猎的、采药的、或是别的羊倌听见了，也都赶过来帮着一起喊，人多势众，狼也就吓跑了。可是，这一天，小江喊了半天，除了山上的回音，没一个应声的，这会儿山里再没别人了。

狼追上了一只羊，下嘴就咬。小江一看，自己心爱的羊要叫狼吃了，急的什么也不顾了，举着根大木棍子追过去就打，狼叼着羊脖子拖着就跑，小江紧紧地追，从狼嘴里往外抢羊，狼狠狠地向小江扑去，小江连忙窜开，可是已经叫狼那一爪子，把他的破衣裳连肉给撕下了一大块，鲜血直往外流。他也顾不了这些，这时候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怎么也不能叫狼把羊吃了啊！他知道狼最怕打腿，就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给它来了个扫脚棍。那只狼嗷嗷叫着，吊着一条腿，三只脚一踹一蹦地跑了。

小江赶紧抱起了那只羊，一看，伤得不算利害，就是脖子上叫狼咬了几个小窟窿，他从被狼咬破了的袖子上撕下了一条布，给它裹了裹，然后抱着它坐在地上，看着跑远了的狼的后影，跟羊说：“咱要是有把刀，或是有枝枪，该有多好啊！那咱俩就都受



不了伤，还一定能把它打死！——狼可比兔子大多了，一只狼的肉，能吃好几天哩！你说对不对？”

他可真累坏了！多么想在这块地方饱饱的吃一顿，香香的睡一觉啊！可是，天快黑了，他得快点把羊赶回去了。他怕那只伤羊再累坏了，就抱着它走，可是自己胳膊也受了伤，实在抱不动，就又放下来，背着它……

好容易，好容易，一只不少，把羊都赶回来了。

黑心的地主，一见有只羊受了伤，立刻就急了眼，不问青红皂白，把小江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直打到都快断气儿了，别的长工给说着情，才算把他给放下来，还怒冲冲地说：“再罚一年工钱，赔羊！”

小江躺在马棚里，越想越憋气，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阵：“他妈拉巴子的！你这黑心的地主，比狼还狠！……我为了你的羊跟

狼拚命，狼没咬死我，你倒差点把我给打死！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老子的命不卖了！”骂了一阵之后，他想站起来就走，谁想，打得太厉害了，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还是穷人帮穷人，别的长工们，这个抽空给他送点水，那个偷偷给他送口饭，他跟一个长工大叔说：“我宁可在山里跟狼打一辈子交道，再也不在这儿受他妈巴子地主的气了！”这个长工大叔当他是说气话，没在意。谁知，他的伤才好了一点，刚能站起来走动，就真跑了！

二

有一天，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大队，打完了鬼子，满载着胜利品进山了。

这山，好象自从下雪以来从没有人走过。地上厚厚地铺着一层白毯子，有的地方叫山林里的野兽，象绣花似地在这白毯子上给绣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朵。

山道越走越窄，队伍成单行，顺序前进着。前头的给踩了道，后头的踩着前头的脚蹰子走，紧后头的同志们，就拿些个树枝树叶子的把所有的脚蹰子都给消灭了。

大队走进了深山密林。

忽然，前头踩道的同志发现：雪上的脚蹰子特别乱了，仔细检查了一下，又发现：在一些普通鸟兽的脚印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的脚印。是猴子的吗？普通猴子的没这么大，样子也不完全象，说是人的吧？可又不大，也就五六寸长，样子倒是有点儿象人的脚印。可是有什么人能够光着脚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到处跑呢？而且还这么小？——照这脚印的尺寸看，要真是人的，那

这人顶多也就是十岁左右！十岁的孩子能一个人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跑？难道说是什么怪物的？——同志们一路猜测着，好奇地顺着这奇怪脚印往前走。

走着走着，到了一棵大松树底下，那奇怪的脚印忽然断了。在队伍的前头走着的一个大个子，是第五班的班长，他看那脚印在树底下断了，就抬头往树上看了看——这是棵老松树，足有两围粗，针似的绿叶子，一层一层密密实实地把天都遮严了，看着那上头黑糊糊的有个东西，可看不清是什么。——正观察着哩，忽然，大雪花象倒了个面口袋似地，蒙头盖脸地洒了下来，把他的眼睛都给迷住了。他赶忙往下扑拉脸上的雪，再抬头一看，只见忽地一下子，象猴子似的一个东西，从这棵树蹿到另一棵树上去了。

同志们都以为是个猿猴类的野兽，就说打下来瞧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个子班长举起枪来就朝那棵树上瞄准。可是，瞄准了刚要扳枪机，忽地飞来了一个石头子儿，不歪不偏，正正打在他的手腕子上。大个子班长疼的“哎呦”了一声，手里那杆枪，差点儿掉在地上。他气的骂了一声，又举起枪来，刚要再瞄准，只见嗖楞一下子，那个象猴子似的的东西，又蹿到另一棵树上去了。大个子端着枪又要朝那棵树上瞄准，猛然觉得头上又有个什么东西飞来，赶忙一低头，他的军帽就叫一块小石头给打下去了。

“好枪法啊！——别伤着他！”指导员一边夸奖着，一边就急忙挡住了大个子班长，然后又向几个同志悄悄说了几句话。

一霎时，蹭、蹭、蹭、蹭，转圈儿的几棵树上全都上去了人，正正地把小东西呆的那棵树，给围在了正当间儿。

指导员站在底下朝树上高声喊：“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我们是专打日本鬼子，不打好人的！你要是个好人，就赶快下来吧！”等了一会儿，上边那个东西，不出声也不动。他又喊：“你要是人，就答应一声呀！别害怕！我们决不伤害你呀！”又等了半天，上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指导员朝大个子班长嘟嘟嘴，大个子班长把大枪往身上一背，蹭蹭就往当间儿的那棵树上爬。

上头那个小东西，一看有人上了树，就又要往旁边的树上蹿，可是周围树上全有人，怎么办呢？他就拼命朝上爬，爬的那个快呀，真可以说是：象猴子那么灵，可是，没有猴子那么轻呀，上头的树枝子禁不住了，只听“咔嚓”一声，一个大树枝子劈下来了，那个小东西想窜开已经来不及了，骑着那个树枝子，悠悠晃晃地掉下来。树底下的同志们一看，赶忙奔过去抱住了他……。

原来，这个小东西，不是猴子，更不是什么怪物，却是小江。

小江自从地主家跑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大山林里象个猴子那样地生活着。渴了吃几把雪，饿了找点野食；遇见了野兽，打得过的，就弄死吃了它；打不过的就跑——就这么着，小江被逼着练会了一身本事：翻山越岭如走平地，几丈高的大树，玩儿似的就能蹿上去；这回，是心慌了，没注意那树枝子粗细、能不能经得住他，这才掉下来，叫人家给逮住了！

同志们一看：原来是个小孩儿，看样子顶多十岁出头，又瘦又小，身上横七竖八地缠了一些杂样的兽皮，怀里揣满了石子，脸上乌漆麻黑的，就是两只大眼睛闪着铮明铮亮的光辉。大家都挺奇怪：这么个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山林里跑？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同志们端详着小江，小江可也正在端详着这支队伍哩！看看

这个，看看那个，心里暗暗琢磨着：“这可是些什么人呢？说是当兵的吧，可又有不少穿着老百姓衣裳的；说是老百姓呢？可又都拿着枪——拿枪的还不是兵？对，拿枪的就是兵，那么，是什么兵呢？当然不是鬼子兵，可也不象走狗汉奸队，要是走狗汉奸队，早就打上人了！——管他什么队，反正当兵吃粮的没好人，得提防着点儿……”

他心里正琢磨着哩，忽然，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拉着他的手，挺和气地问他：“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野林里啊？”

小江一看这个说话的人，有三十多岁，个子挺魁梧，浓眉大眼，没说话先笑，穿一身旧军装，上头补着好几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脚上穿一双大皮靴，特别招眼，靴统长到他的膝盖，上头贼光贼亮的，底下可糊着一层泥，鞋后跟上还钉着锃亮的一个洋铁箍，小江知道：那是为了踢马的——这是鬼子官穿的大皮靴啊！看着、看着，他仿佛看见了：这双大皮靴铿锵铿锵在雪地上踩着，连踢带打把爸爸押走了！……这双大皮靴狠狠地踢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妈妈拉着他的手、看着他，半天半天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好孩子！报仇……”

“报仇！报仇！……”小江狠狠地自己在心里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就走。

他觉着后头象是有一个人紧紧追了来，就赶忙加快了脚步拼命跑，跑到一棵大树底下，他刚要往上蹿，谁想后头哪个人一把就把他拉住了，一边还听他说了句：“小弟弟！别跑啊！”

他一看，嘿！正是穿着日本鬼子官儿的大皮靴的那个人，他还披着一件鬼子的黄大衣哩！——看那样子，准也是个官儿，他瞪了他一眼，甩手就想走。可是没甩开，那人劲儿真不小，

拉的他可紧那！

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紧紧地拉着他，还是那么眯眯笑着，问他：“我说话你不懂吗？小弟弟？”

小江一看，那个人虽然穿着鬼子的大皮靴，可是一点儿也不象日本鬼子那么凶，说话挺和气，一口一声“小弟弟”，——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叫过他呀！他就站住了，翻着大眼睛看着他，一句话可也不说。

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言声，就又解释说：“小弟弟！你放心吧！我们决不伤害你呀！刚才，大个子班长不知道在树上的是个什么，所以就要拿枪打，要知道是个孩子，他也不能动枪啊！——你刚才没听见我喊：‘别伤着他’吗？”

小江定睛一看，好象真是夸奖他“好枪法”，又叫“别伤着他”的那个人，可是，他又为什么穿着日本鬼子的大皮靴呢？……

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就拉住他的手，笑着说：“别害怕！小弟弟！我看得出来：你一定是穷家的孩子，是个受苦人啊，对不对？——告诉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呢？”

“他是个哑巴！”后边谁赶过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小江一听，就冲冲地顶了他一句：“你才是哑巴哩！”回头一看，原来就是要拿枪打他的那个大个子。

大个子故意盯问他：“既然不是哑巴，那就说说吧！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里跑？”

小江歪着个脑袋，翻着大眼睛瞪着他，嘴闭得比缝起来的还紧。

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说话，也不勉强，就把旁边一根倒木上的雪扑拉扑拉，按着他坐下；然后从背兜里拿出来一块干粮，

递到了他的手里，一边说：“你一定饿了吧？我们也没什么好吃的，这是我们在屯子里跟老乡买的，不多，快吃了吧！”

小江手里托着那块干粮，眼睛却看着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心里想：“真奇怪！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呢？这伙子当兵的！不但不打人不骂人，怎么还给我吃的呢……”

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拿着干粮直发怔，就催他说：“吃啊！快吃啊！我知道你早饿了——快吃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小江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他就想：“对！有什么事儿，吃完了再说！”连看都不看，往嘴里一塞，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那么大一块东西，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真香真甜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这才想起来，怎么没瞧瞧吃的是什么呢！

穿大皮靴的官儿一看他大口大口吃的那么香，就猜着这孩子准是在大山里呆了不少日子，多少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一定饿坏了，就又拿出来一个给了他，又从身上摘下了军用水壶，一边递给他一边说：

“喝口水，慢慢吃，别噎着！”

小江接过水壶，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就赶快瞧瞧手里这第二块干粮：原来是红高粱面作的窝窝，这是正经粮食啊，真的，他有多少天，不，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呀！

穿大皮靴的官儿笑咪咪地看着他，亲切地问他：“小弟弟！你叫什么？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林里？你的家在哪儿？你的爸爸妈妈呢？”

小江举着那个窝窝送到嘴边刚要咬，一听这些话，就怔住了，张着嘴，举着手，一动也不动，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大皮靴官儿看出来：在那眼睛里，燃烧着一股多么强烈的仇恨的



小江翻着大眼睛瞪着他，嘴闭得比缝起来的还紧。

火焰！他心里明白了一半：这一定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啊！他坐在他的身旁，紧紧搂着他的肩膀，非常亲切慈祥地说：“吃吧！吃吧，吃完了就跟上我们走吧！”

小江一听，惊奇地翻着大眼睛看着他，心里反问道：“跟你们走？”

穿大皮靴的官儿看着他的眼睛，就象听见了他的话似地点点头说：“这就是你的家，走吧！”

队伍集合，要出发了。

穿大皮靴的官儿领着小江走到队伍前头，跟大队长和同志们说：“又参加了一个新战士，同志们快欢迎吧！”

大队长说：“好啊！小鬼！你有这一身好本事，要是能在咱们队伍里好好学习学习，一定能锻炼成一个英勇的抗日英雄啊！”

小江一听这个大队长叫他“小鬼”，可不乐意啦，心里说：我明明是一个人嘛，凭什么叫我鬼？可是没言声。

同志们有的给他鼓掌，有的立刻从自己身上脱下军装来给他穿上，有的摘下干粮袋给他背上，有的送他个背兜，有的送他个水壶，……喝，这一打扮，小江立刻变了样儿，完全是个威威武武的抗日战士哩！他自己看看，也觉着比起原来那丝挂丝、缕挂缕、人不人、兽不兽的样儿，倒是强多了。

可是他心里又犯上嘀咕了：“这些个当兵的可真是有点怪啊！别的当兵的都是抢人家的东西，他们怎么倒白给人家东西呢？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别信这套，这准是有什么道道儿，可得小心着点儿！现在落在了他们手里，他们人多势众，又都拿着枪，不好跑；……哼！走着瞧吧，反正怎么也有个松点儿劲